



大學組:冠軍作品

## 澳門文學作品讀後感徵文比賽

報名組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初中組（不少於 500 字）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高中組（不少於 800 字）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大學組（不少於 1000 字）
作品題目	片刻的詩意永存
閱讀書籍名稱	枯枝上的敵人
作者	姚風

### 片刻的詩意永存 （枯枝上的敵人讀後感）

閱讀一本詩集，是相當私人的行為，在詩者架構的框架中，仿佛度過了漂泊的一生，透過詩人的感官品嘗筆下的甜酸苦辣，也經歷劇場的閃電，風居住的街道，待翻到尾頁，合上書，吹滅哪盞讀書燈，從身臨其境的閱讀狀態下抽離，靜靜地呆坐在黑暗裡，突然發覺我所跨越的時間和維度和人生不過是兩百多頁紙的厚度，面對著這本詩集，我感受到了遙遠的鄉愁，詩意的啞彈，還有一股淡淡的哀傷。

有趣的事，第一次看見姚風的詩句，並不是在書本中，而是在一個被吊起來的黑色垃圾袋，碎裂的酒瓶，和長滿海螺的維他塑料瓶；堆滿了海廢垃圾上方覆蓋的一張紙上，皺褶無比的紙上顯露出清晰的字跡，那是一首節選的小詩。

大海真的不需要這些東西（節選）

在德力哈海灘，大海  
 不停地翻滾  
 像在拒絕，像在把什麼還給我們  
 我看見光滑的沙灘上  
 丟棄的酒瓶子、針筒、衛生紙、避孕套

但大海真的不要這些東西  
 甚至不需要  
 如此高級的人類

詩人用最簡單的語句，撬動了我的心，姚風詩帶著我站在這個藝術裝置前沉思，站在這堆人類的拋棄物前贖罪，仿佛站在了歷史的另一面，得以用另一種嶄新的角度去看待人類與自然的問題。最動人的一句是「不停地翻滾 像在拒絕，像在把什麼還給我們」，簡單兩筆將海擬人化而後又表述了海與人的關係，簡潔的警示。大海與人，這明明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環境，作



為一個三面環海的島人，你有多久沒見到海了，被那些石林牆壁擋住了視線，也隔斷了與海的連結，姚風近乎是用一種人類的愛，代表人類與海洋對話，也與漠視海洋的現代人進行一場思辨，當然也可以把他看成這堆海廢品的說明書，這首詩對那些善於思考的人按下一個暫停鍵，片刻的詩意永存。

什麼是詩？在國際聲明上詩歌指的是一切可以聯想的文字。詩給了我們跳躍的可能性，像電影中的「蒙太奇」，他只是呈現，而感受一首詩的能量，卻已經不是詩人的工作了，讀者在詩人構寫的篇章中找尋出屬於自己的意義。詩從來不是一條只供單向行走的道路。如果說詩歌與其他文字載體最大的區別是什麼，那便是像煙花般短暫又奪目，蓄謀已久的爆發，愚弟迫不及待地與諸位分享一首姚風初期創作的一首短詩——灼傷。

### 灼傷

黑暗中，你伸出手指  
像點燃十隻蠟燭  
說是要找出我的傷口

完整的肌膚  
反被蠟燭灼傷

乍眼看是在黑暗中帶來光亮的使者，黑暗中向「我」伸出手的救贖之人，蠟燭有燃盡自己溫暖照亮別人的隱喻，另一層維度則是後半段，端端兩筆帶來精巧的反轉「完整的肌膚 反被蠟燭灼傷」諷刺那些濫愛的人，那些以自己方式將「愛」強行嫁接到他者的人。在馬爾克斯的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中也有異曲同工之處「他把她幻想化了，一些不存在的美德，強行安插在她身上。」姚風運用這種浪漫又不失哲巧的暗喻，這自是短詩的道理。

荷爾德林曾經說「人，詩意的棲居於大地上。」一個人的可以說謊，但他的作品是無法騙人的，他的心境，寫作的態度和念想都躍然紙上，作家的思想從一些細節上參透的。撇開一個詩人的身份，姚風也是一個內心充盈，抱有世間大愛之人，對一切事物都有獨特的感知，對宏大的命題不困惑，而是用自己的語言——詩歌與之對抗，我喜歡姚風和這個世界相處的方式，時而頑橫，時而溫順如貓。對此我會更貼地觀察這個世界，並為之賦詩。

註 1：《大海真的不需要這些東西》摘於《澳門文學叢書·枯枝上的敵人》153 頁面。

註 2：《灼傷》摘於《澳門文學叢書·枯枝上的敵人》060 頁面。

註 2：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也譯做《霍亂時期的愛情》



大學組:亞軍作品

## 澳門文學作品讀後感徵文比賽

報名組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初中組(不少於 500 字)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高中組(不少於 800 字)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大學組(不少於 1000 字)
作品題目	丈量文學的花朵和莖脈距離的綠葉 ——讀《綠葉》後感
閱讀書籍名稱	《雪社作品集》(第二部分《綠葉》)
作者	傅玉蘭

### 丈量文学的花朵和茎脉距离的绿叶 ——读《绿叶》后感

自1918年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中国的一批新诗，自此新文学运动从北向南席卷全国，使得中国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，澳门文学界也在此浪潮汹涌之下，产生了巨大改变。

在1928年3月，冯秋雪，冯印雪，赵连城三人的古典诗和新诗的合集《绿叶》在澳门面世，全书共分上中下三部分。《绿叶-上》收录冯秋雪先生的33首诗，《绿叶-中》收录冯印雪诗27首，《绿叶-下》收录赵连城27首诗。作为澳门文学意义上的第一部新诗集，《绿叶》开篇是三个序章，在《绿叶的序》中写到“做诗的难处在于情绪的修养，新体和旧体不过是工具上的差异罢了，难题并不在此。我认为有了好的情绪然后诗才可做好，新旧诗一样，反而是新诗做不好，旧诗也做不好。”一篇序中已然将诗透彻的理解并明确表达，尔后在《我们说“绿叶”》中相较于诗歌本身的解读更深一步，以“绿叶”表达诗人志向，“既不像花那般的颜色娇媚又不像枝干的古拙，只是一片绿濛濛地，好像是花和干的附属品”。不仅有对自己诗人身份的谦逊，同时隐喻的，更有作为古体和现代诗歌承前继后的觉悟——摆脱古体诗枝干的笨拙，又不激进到如同娇花般的靡靡，从土地而来，托举文学未来的花朵，最后在《绿叶集题词》中一句，绿阴清润胜花时”则是对自己“绿叶”的最大期望。

诗歌集主体共分三部分，《绿叶》虽然由冯印雪，冯秋雪和赵连城三位诗人各自执笔，但是文风以及思想的统一，使得本书浑然一体，而其中文学思想深刻，特点鲜明：

首先便是诗歌极具哲学的思考，在《白莲洞（注）杂诗》的三篇短诗中，《松》先是以扎根地底的松树对于行人的盘问：“你们印出足迹虽是很多，然而匆匆就模糊了”，对于人们一味追求速度却忽视真正可以留下的是什么，从来不曾想过，隐喻只有深深扎根土地，不骄不躁，才有可以长久留存的意义产生；《石》篇则是以石在水的镜像表达了对于美的思索，世间的美丽如同水中的石可望不可得，与周敦颐对“莲”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思想异曲同工，而《泉》，表达的则是泉水亲吻石头，而对于欣赏她的人则毫无表示，借用拟人的手法，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只是客观的彼此存在，而人对于自然的感慨，本质上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，这种逆向的哲学思考，从过去的将情感寄托在山水的传统转移为了更加客观理性的角度，文学上的哲学思考深度更进一步。

其次便是其行文饱含浪漫情怀，如冯秋雪在《心海》所写——“我的心海啊！我深深地拥护着你，待你也算不薄！”以及“我愿化作太阳，把心海曝干了，涸了！”这种呐喊式的表达，对于情感的大胆抒发，无一不透露着浪漫。尤其是对于情感内心的文学可能性这一类探索，无疑也是新文化运动后诗歌转变的有力体现。而除了有突破传统结出的果实，也有传承古韵的根，这部分更体现的是新文化运动里诗人身上留存的文人风气，尤其以对于“月”的描写见长——“最是半珪明月上，晚霞低向水边眠”《西湾文景》，“看取金波流素月，一波一月去还生”《赞虞园玩月》，既有对古诗情感意向的继承，也有对白话语言的探索，两诗没有遵循从前对于格律的遵守，甚至在一首诗歌里出现两个“月”字的意向重复，但是无疑，这样更加自



由的语言创新使得情感表达更加直白和容易接受。

最后，也是最能体现澳门诗人特色的，便是其对于自然景色的描绘，诗歌里隐藏着的每一个景致的意向，都是诗人在一步步感受澳门环境所带来的情感体验的文学表达。其中特点鲜明的便是诗集中多处对于“堤坝”的描绘——“堤上行人堤下水，一般无赖怕黄昏”（《江风》）“过堤人影大，笼水月光寒”（《南湾步月》），堤坝这个意向在文学中很少出现，但是在澳门诗歌频频亮相，从中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诗人是如何在堤坝上闲庭步行时灵光一闪，挥笔作诗；除了堤坝意向，“梧桐”也是常常出现的景物之一——“蝉翼轻纱犹未卸，一声梧叶落前墀”（《初秋》），“梧桐，撑着伞似的绿叶！”（《梧桐》），这些澳门独有的风景，是如今反观澳门当时风景，以及其背后的文学隐喻的绝佳参考。

《绿叶》的思想和创作力在澳门当时无疑是走在时代前列的，以绿叶之名，衬托绽放的花朵的同时，又不断将底部茎脉的养分吸收和储存，既有对过往文学遗风的延续，也有对现代白话诗体的探索和拓展，加上澳门独有的文学意向表达，无疑使得《绿叶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闪耀夜空中独特的一颗明星。





大學組:季軍作品

## 澳門文學作品讀後感徵文比賽

報名組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初中組（不少於 500 字）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高中組（不少於 800 字）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大學組（不少於 1000 字）
作品題目	食·思
閱讀書籍名稱	《文字裡的古早味—澳門作家的味蕾》
作者	穆欣欣編制

食·思

——讀《文字裏的古早味—澳門作家的味蕾》有感

“一城一夜一滋味，見食見人見江湖。”——題記

眾所周知，澳門是個賭城，卻極少有人知道澳門是個美食城。

澳門的味道多種多樣，有街邊小巷的古早味，亦有高檔餐廳的奢華味。澳門，匯集了全世界的美食：韓國的炸雞、意大利的披薩、葡萄牙的馬介休、日本的壽司、緬甸的魚湯粉、泰國的豬頸肉等等；以及中國的美食也在此齊聚一堂，展示著各自的風姿：北京烤鴨、陝西羊肉泡饃、上海小籠包、長沙臭豆腐、雲南過橋米綫等等。在物換星移的日子中，食物的種類越來越多，味道也變得越來越多彩；但唯有地道的早茶，是每個澳門人心中的念想：軟糯脫骨的鳳爪，鮮味十足的蝦餃，香甜酥脆的蛋撻，一壺香味四溢的普洱，兩三好友，相談甚歡，是世代相傳的味道。

“鱸肥菇脆調羹美，蕎熟油新作餅香。自古達人輕富貴，倒緣鄉味憶回鄉。”澳門，作為一個美食天堂，亦是一個包容的城市，包容著不同膚色人們的文化，溫暖著離家的人們。食物，是思念家鄉的人們的慰藉。“市井長巷，聚攏來是煙火，攤開來是人間”，傍晚時分，走在澳門的街邊小巷，燈紅酒綠的燈牌一閃一閃，餐館內的燈一黃一白，伴隨著街上匆匆忙忙的腳步聲，汽車的發動機聲和電單車的嗡嗡聲。菲律賓的一家小餐館內，坐滿了在澳門生活的菲律賓人，大家熱情的跟彼此打著招呼，說著自己的家鄉話，吃著家鄉的美食，那一刻，他們像是回到了家鄉，在離家幾百米的小餐館吃飯。他們對家鄉的懷念，都凝聚在了這一湯一米，一肉一菜上。澳門，用包容的美食文化，安撫著離家人的心。



道家說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食物，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吃的是味道，品的是思念，“才下舌尖，卻上心頭”。遠在異城的人們，若是能吃上一口家鄉的食物，必會淚流滿面。食物，是一份厚重的情感寄托，是飽含了對家鄉的種種思念與眷戀之情的產物。有一次在一家水餃館，老板和老板娘是北方人。一進門，他們熱情的口音便吸引了我的注意。點了一份豬肉大蔥的水餃，一個個皮薄餡足，冒著熱騰騰的熱氣；一口下去，肉質緊實，汁水適量鮮美。最令人驚奇的是，跟家鄉姥姥包的餃子味道出奇的一致，恍惚間，眼前朦朦朧朧的，不知是蒸汽在眼鏡上蒙上一層霧，還是眼裏的淚水湧了上來。一個個水餃下肚，一股股對家鄉的思念之情也湧上心頭。

作為一名北方的遊子，在澳門求學的四載裏，總是執著於尋找並探索各國的美食，穿梭於澳門的街街巷巷中。殊不知，那埋在心底的美食，始終是家鄉的味道。

我的家鄉是位於齊魯大地西北處的一座小城，德州。其中，最著名的美食當屬“扒鷄”，又名“五香脫骨扒鷄”，亦是魯菜的經典。“形色兼優、五香脫骨、肉嫩味純、味透骨髓、鮮奇滋補”，色澤金黃，令人垂涎欲滴。從記事起，逢年過節，家裏總是會備上幾只扒雞，或自家人食用，或送人送禮。還記得第一次吃扒雞時的驚喜，咬一口用高湯熬製的肉，脫骨且富有嚼勁，一口一口，停不下來。而其最為精妙之處，便是搭配著姥爺蒸的及其筋道的饅頭，一起放入口中，甜甜的小麥味中和了扒雞的鹹味，妙哉妙哉。離家後，再次吃到扒雞，總覺得味道跟在家吃時差了點什麼，是少了姥爺的饅頭，還是因離家而對家鄉的眷戀。或許是心底的思緒在蠢蠢欲動吧。

美食種類雖多，但卻有一大共性：做者用心專一，工序簡單明了。正所謂，“無鹽亦有味”。新鮮的食材和簡單的調味料，只要專心把食材清洗幹淨，再掌握控制好時間便可。一道菜，一道美食，更多的是對生活所持有的態度。正如匠人手藝，一生一世，只做一樣，做精做妙，用心專心。然而，當今的食物，大部分都是重油重鹽重調料、高熱量高脂肪，各種各樣的添加劑調味料，失去了原本的味道，就像是人們，迷失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裏。

食物的品嘗，不光需要做者用心，更需品者靜心；細細品嘗，體味。就像品茶一樣，“品茶而靜心，靜心而自省，自省而能悟，悟而能重新發現”。在現世中，人們對於美食的嘗新，好似卻並未停留在食物本身。人們或關注店面的裝潢或關注店家的名氣，所謂的網紅打卡點，人潮洶湧，都奔著堆積起的名號，為了在自己的朋友圈中打上印跡，食物卻少了好些滋味。或有些老店保持著原本的味道，但隨著人流的減少，也不得不用各種各樣



的名聲、照片、堆滿門面，吸引客人。再者，人人都渴望於法國米其林餐廳吃上一頓，仿佛象征著自身身份的提升。然而，於我而言，在高檔餐廳穿著筆直的西裝，實在是過於克製與壓抑，我總是喜歡在街邊小巷中的那種輕鬆自在的感覺。沒有使用餐具的條條框框，沒有衣著舉止的舒服，只是享受著口中的美食，懷念著在家裏自在的感覺。正所謂“食得快樂便足矣”，莫要停留於一時的表層現象。在如今這個喧囂浮躁的時代，我們每個人都身處於浩渺的大千世界中，只有平心靜氣，真誠地對待生活的每一天，才能夠不隨波逐流，在喧囂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寧靜和生活的平衡點。

文字慢慢地寫著，日子淡淡地過著，“生活裏，那些值得的煙火氣，比什麼都治愈，雖然平淡，用心就會發光”，拒絕喧囂沈浮，靜下心，做一道菜或吃一頓飯，認真品嚐食材本身的味道，是對美食最大的尊重。用心專一，品味屬於自己的美食，珍藏屬於自己的回憶；把愛寄托在美食中，帶給遠方思念的親人。

澳門有著奢華的酒樓，亦有著平易近人的地道小店，奢華卻不失本性，溫暖著離家遊子的心。我愛澳門，亦愛這的美食，是除家鄉外我的另一個歸處。

“這世間的愛與美食，皆不可辜負”。



大學組:優異作品

## 澳門文學作品讀後感徵文比賽

報名組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初中組（不少於 500 字）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高中組（不少於 800 字）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大學組（不少於 1000 字）
作品題目	人跡
閱讀書籍名稱	神跡
作者	太皮

「無論是好的、壞的，美麗的、腐壞的……都是『神跡』，都是各種偶然因素結合而成的產物。」《神跡》的誕生，本就是神跡，是那些年或怦然、或悵然、或恍然而寫下的小小說，是這一年偶然、必然和自然交織而成的作品集，是從那些年到這一年的急浪中，關於苦渡、掙扎、沉淪的傳說與俗事，段段文字總透着莫名的憂鬱、遺憾和矛盾，最後發現，神跡與人跡、光怪與荒唐，其實不相左右。

「任何為人稱道的美麗，不及我第一次遇見你。」八五、千禧、如今，代代少男少女的纏綿綺夢，那些愛與恨，那些怯懦與勇敢，似都相差無幾。

〈賓妹〉、〈泥與紙〉、〈涼夜月〉、〈傷逢〉、〈連理〉……青春曬晾在太陽或月亮下，萌芽在小黃花或連理木旁，是窮窘而自卑的他們，追逐着或如夜明珠、或似女神、或秀逸靈動、或青梅竹馬的她們。情愫如願而生，卻也顯得突兀，其來由鮮少解釋，情不知所起，發得無端，寫得隱晦；情深之際，懦弱如李娟與林威帶走嘗禁而留的泥與紙，狂悖如晴空與夜月沉溺於破壞和交合的欲望，那莫名發生的戀情便浮於日月與花木，只是年少的綺夢總是純樸的白，一潑墨，便只能化作淡淡的愁緒，情不之知所終，日月與花木注定鬱鬱；情殆之際，他們不再窘迫和自卑，對賓妹、梁夜月的愛意化作對肥娟、Anna 的愧疚，情殆之際，小娟說她曾常看着自己的王子對月為情長歎，家成說他一直記得當年看到的嘉華和海豚的靈魂；或許往事之你我並非纏綿其中的男女，可能是那徘徊默默的小娟、家成、冬月，甚至是陳黍，或許綺夢之瑰麗並非因為某個人、某些事，而因為自己，因為那些年怯懦而勇敢的自己，因為那是屬於自己的、漫遍青春的神跡。

「1985 年，彷彿很多個世紀以前的年份了。」不尋常的冬天、灣水間聚賭的漁民、海上奢麗的賊船，在 20 年後似滄海桑田，小城日異月殊，卻又能尋到些當年的蛛跡。

涼夜冷月、泛黃陽光日逐模糊，泥與紙邊的小黃花、彌勒佛像旁的連理木代代更迭，神跡漫遍仍舊，只是已非彼時之跡。不論是「1985 年的時候，我討厭賭博」，或是「我修的是英美文學，也頗說得幾句流利英語」，還是「在師範畢業後，我當過夜校老師」，最後都同歸殊途，隨波逐流地在賭場工作，博彩的浮華取締夢的瑰麗，取締日月





與花木，那注定是天地間唯一的斑斕，然則「已經無夢，只是一副行屍走肉」，斑斕裡埋着斑駁，浮華裡葬着浮躁，那注定是日復一日的得過且過，「到底有多少小海龜能爬進大海呢？大海中等待的又是甚麼險阻……」在同一片斑斕與浮華中，小人物的浮沉就似是幼沙般的海龜卵，破殼而出，匍匐前進，赴繼掙扎，個體本質之間並無二致，然而有者一蹴而就，有者步步為艱，有者出師未捷，小海龜與賭場人、毫釐與千里，有時只在於未可知的危機與風浪，只在於不可捉的造物與命運，「我從未聽過澳門有海龜下蛋的記錄」，可那同樣的壯麗而卑微，漫遍小城，是屬於澳門人的神跡。

「一生太短，一瞬好長，我們哭着醒來，又哭着遺忘。」人與龜相比，大抵是多了些軟弱和瘋狂，這也是斑斕和浮華下最無新意的神跡。

成與敗遊離，得與失徘徊，壯麗之上，卑微之下，人們下意識保護脆弱的自己，便尋些聊以自慰的惡趣。〈荷官歐陽家明〉裡秋義把家明視作救命稻草，卻「極力壓抑內心那魔鬼去譏笑家明」，「幸災樂禍地等待家明的回應」，〈憂鬱的星期天〉說澳門人在國際間自稱來自香港，卻在拱北神氣地顯擺自己的身份，面對命運大海的共渡者，人們總愛在雞零狗碎裡取得莫名而卑賤的滿足感，彷彿這樣便能心安理得地在斑駁和浮躁中浮沉依舊。奈何淹沒在滄海的舊夢、花木和日月，總會在偶然的晚上擱淺於桑田，只是日復日的回憶和移情，總把往事改了朱顏，〈搖搖王〉裡弟弟或許未如天朗所想的那般完美，哥飛或許也未必與弟弟那麼相像，〈賓妹大戰肥婆娟〉中賓妹或許不及阿武描繪的如黑夜明珠，肥娟或許也從未知曉他的愧疚和補償，可刻骨的怯懦與勇敢把回憶醞釀，人們便沉醉於以假作真的蜜毒中，作一個看似懵然的當局者，然而人們並非無力解醒，只是害怕醒來後失去頓足的藉口，便不得不在舊夢的蜜毒中自陷囹圄。

醒與醉遊離，今與昔徘徊，有人不禁惘然：此人何哉？「涼夜之月時最想念的是誰？」晴空說 Anna 是他愛情的刻骨銘心，可其自述卻以梁夜月為題，而對陳黍的畸形感情又着墨最先，涼夜之月時，晴空或許根本不想想念誰，他只想問：我是誰？「他本姓梁，只是不記得甚麼時候開始，自己要求人家叫他做『何伯』」，以殺人不斷替換身份，梁守常、何星、鄺子風、蔡民權、趙細妹，他到底是誰？沒有人記得，他自己也不記得，或者說不願意記得，他被阿球落得同樣下場，故事戛然而止，新的神跡卻周而復始。

爛與駁遊離，華與躁徘徊，人們出生便處於惘然和遺忘的迷失邊緣，在將近沉淪之際，歇斯底里的神跡便應運而生，嗜賭、縱欲、燒車、殺人，似是絕望下殊死綻放的慷慨豪情，實則囹圄中卑賤靈魂的另一種自傷傷人的自慰；終於永墮深淵，瘋狂中尋不到



解脫的出路，人們失去最後的自醉自慰，便試圖以生命的落幕締造最後的神跡，馬教仁裹上區旗，走到窗前，他想起了很多往事，他見到了獨角獸、星星和天使，或許他覺得自己像是賣火柴的小女孩，那他跳下去了嗎？海銘哭訴着人生卑微如虱子，他說他擔心悅兒做傻事，可他又說他好孤獨、好絕望，衣服被吹倒，香煙被吹滅，他抓着圍欄抽泣起來，他哭訴的只是自己的人生嗎？

「自殺？我不是又活了差不多十年了嗎」，「很多人在十多歲時就已經死了」。比卑賤更比卑賤，比絕望更絕望，不息的遊離與徘徊鑄造輪迴，軟弱和瘋狂把生命永遠地羈絆在這片了無新意的神跡之中。

「我見到過的澳門的『神跡』，記載了卑微的、沉默的、努力向上的、被命運摧毀的，還有在風雨中飄搖的澳門人的命運。」作品以〈五百年孤獨〉作結，無愧《神跡》之名。當人們為鬥戰聖佛哄然叫好時，誰又在意五指山下五百年？大鬧天宮而癡狂、遺忘過去而惘然、見悲歡離合而感動、遇躲雨村婦而傾心、逢牛魔哪吒而追憶，悟空與神跡下的小海龜，都不外乎那些怯懦與勇敢、壯麗而卑微、軟弱和瘋狂。「後來，他在我頭上戴上了金剛圈，八戒和悟淨都幸災樂禍，以為我中了計，事實上我是十分樂意的。」怦然、悵然、恍然，偶然、必然、自然，既是神跡，也是人跡。神跡之下，人在苦渡，神在掙扎，小海龜們共同沉淪；人跡之下，神即是人，傳說即是俗事，光怪與荒唐，盡歸於比比皆是的平凡。